

疆界的 终结 全球化

马陵 著

新华出版社

疆界的终结

——全 球 化

马 陵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疆界的终结：全球化/马陵著.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1

ISBN 7-5011-5092-3

I. 疆… II. 马… III. 国际经济关系 - 经济一体化 - 研究
IV. F14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4771 号

疆界的终结

马陵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1.125 印张 25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092-3/F·737 定价：18.00 元

作者简介

马陵，曾获文学学士、哲学硕士和史学博士学位。1996年~1998年在北京大学做社会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现从事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出版专著20余部，其中《中国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等著作获国家级图书大奖。在海内外学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

目 录

一、经济全球化	(1)
1. 新一轮全球化浪潮	(1)
(1) 从军事到经济竞争	(1)
(2) 全球性现代化运动	(4)
(3) 现代化的阵痛	(11)
(4) 离心力与向心力	(16)
(5) 当代全球化特征	(25)
(6) 人力资本流动	(29)
(7) 夸大的全球化影响	(33)
2. 经济全球化背景	(37)
(1) 泰罗制危机	(37)
(2) 凯恩斯主义的失宠	(41)
(3)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抬头	(47)
(4) 跨国公司发展迅猛	(55)
(5) 跨国公司：经济全球化的主体	(65)
3. 全球化动因	(74)
(1) 全球化意味着什么	(74)
(2) 全球化内涵	(79)

2 / 疆界的终结

- (3) 全球化速度 (83)
- (4) 民族国家的终结 (87)
- (5) 全球化矛盾 (94)
- (6) 压力与动力 (106)
- (7) WTO 将带来更多机会 (117)

二、资本全球化 (125)

- 1. 金融资本流动加快 (125)
 - (1) 从炒卖美元到金融自由化 (125)
 - (2) 投资形式多样化 (131)
 - (3) 金融产品不断增加 (136)
 - (4) 股市与银行竞争激烈 (139)
 - (5) 投资基金的运作 (143)
 - (6) 金融自由化市场的利弊 (146)
 - (7) 货币危机的产生 (155)
- 2. 全球资本市场 (162)
 - (1) 机遇与风险并存 (162)
 - (2) 全球资本市场发育日趋成熟 (167)
 - (3) 全球资本化的释放 (177)
 - (4) 分化与整合 (185)
 - (5) 一体化: 世界经济的主旋律 (191)
 - (6) 金融革命与“符号经济” (196)
- 3. 贸易自由化 (202)
 - (1) 自由贸易有利经济增长 (202)
 - (2) 运输革命的推动 (207)
 - (3) 自由贸易引起的辩论 (209)
 - (4) 对自由贸易的担忧 (214)

(5) 贸易与就业的关系	(221)
(6) 经济集团化、国际化	(225)
(7) 区域性贸易集团	(234)
三、技术、管理、资源全球化	(242)
1. 信息技术与企业全球化	(242)
(1) 技术全球化含义	(242)
(2) 信息网络与全球经济意识	(247)
(3) 虚拟公司的教训	(251)
(4) 灵活性与标准化的平衡	(257)
(5) 软件引爆创新	(262)
(6) 企业全球化发展战略	(266)
2. 全球企业管理新规则	(273)
(1) 各国企业管理制度的同化	(273)
(2) 后泰罗制企业的管理形式	(279)
(3) 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286)
(4) 中小企业的命运	(289)
(5) 全球化经营：动态、柔性和多样化	(294)
3. 重组全球资源	(303)
(1) 全球化、集体行动与交易成本	(303)
(2) 全球化与世界市场的“外部性”	(307)
(3) 奥尔森的理论启示	(315)
(4) “寻租”行为	(322)
(5) 国家政策与组织的全球性挑战	(325)
(6) 全球化风险	(337)

一、经济全球化

1. 新一轮全球化浪潮

(1) 从军事到经济竞争

从 500 年前开始，西欧发生的一些变化使世界发展方向发生了决定性转折，出现了向“现代”转化的种种因素。经过漫长的准备阶段，各种条件逐渐成熟，而从英国开始了缓慢而自发的现代化过程。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开始之后，整个世界的现代化就不可遏止。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形成三次现代化高潮：英国工业革命触发了第一次高潮，并在大西洋两岸形成现代化的始发区；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是第二次高潮，它使欧洲核心地区迅速卷入现代化，并且向其他地区强劲地推进；二战后，出现真正的全球性浪潮，世界一切地区几乎都身不由己地卷入了现代化潮流。

“冷战”结束后，世界虽然仍不安宁，但从大趋势看，经济问题已成为许多国家、特别是各大国的国际战略和国际关系的重点。世界主战场已转向经济领域，历史舞台上的戏码瞬间由“军事争霸战”变为“经济争霸战”。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各国间彼此依存、互

2 / 疆界的终结

相渗透、合理分工、广泛交流，已越来越紧密。时代发展到今天，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因为一方面它没法获得所需的全部资源和技术；另一方面它的市场也有限，只有主动参加世界经济大协作与交换，才能利用全人类的成果来发展自己。

在现阶段，谁不发展经济，谁在国际上就没有地位和发言权，于是经济观念、商品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更加强化。

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是一个有机体系，但并非和谐。在这个体系里，各国间的实力差别、供需结构差别、分工地位差别等等，必然导致交往关系中的矛盾。在充满竞争的国际市场上，各方所处的地位和所获得的利益与其实力和能力密切相关。因此，各方地位与利益的平衡格局是在竞争与对抗的运动中实现的。

从国际经济关系状况看，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进一步发展。欧洲统一大市场已开始运转，并在逐步实现德洛尔提出的“三大同心圆”的设想；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也已签订；日本正加紧构筑以其为核心、“雁行”结构的多层次东亚经济区。他们将以区域为依托，既合作、又竞争，而且斗争会变得更曲折、复杂、尖锐。

国际贸易矛盾激化表现形式是贸易冲突或“贸易战”。在世界经济贸易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分歧与争执。过去，美、欧为了联合抗苏，双方都较克制；现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衰落，欧洲不再需要美国保护，于是双方争执增多。各国为了生存和发展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这场全球性的大争夺，世界斗争焦点已从美苏对抗和军备竞赛转向全球性的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

美欧之间、美日之间、欧日之间贸易摩擦再度加剧，并涉及到其他国家，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引起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这种态势，既向各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又为各国加快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以“复关”为动力，把中国的经济推向国际大舞台，利用全人类的资金、技术、资源发展自己，这才是振兴中国经济的重大战略选择。

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新的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核技术、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等引起了生产领域的大突破，出现了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全球性现象。由此，便产生第二个重大变化，即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社会真正进入普遍富裕的时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自18世纪的英国开始）发轫的一个社会整体运动的过程，这时似乎才充分展示出其结果，以至罗斯托要在他的经济成长阶段中加上一个新的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或“高度的大众消费时代”^①。第三，战后出现了全球性的非殖民化现象，一大批前殖民地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取得独立，于是发展成为这些国家的当务之急——而如何发展？如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些问题明显地摆在这些国家面前。因此某种指导这些国家的发展战略、为其设定发展目标的理论是呼之即出的。第四，世界格局出现重大变化，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第三世界”成为重要力量，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任何一个阵营来都具有战略意义。

^① 罗斯托：《政治与经济成长的阶段》，1971

(2) 全球性现代化运动

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最热门的话题，没有哪一级政府不把现代化作为目标，也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不希望早日实现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运动。因此，不把它放在全球的视野下来考察，便不能理解“现代化”。

严格地说，“现代化”这个说法很不确切。因为：第一，现存的东西都是“现代”的，如何再将它们“现代化”？如果“现代化”意味着现在还没有、要经过争取才能在将来成为现实，那么“现代化”这个词就更加文不达意；第二，人类每一个世代都有他当时的“现代”，一百年前的“现代”和一百年后的“现代”显然不同。因此，“现代化”以哪一个“现代”为标准？

所以，从字面上理解“现代化”是不行的。“现代化”并不表达明确的时间概念，它表达的是一个过程。它从过去某一个时间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还会延续到将来。在这样一个宽广的意义上，使用了“现代”这个词。

但这样还是理解不了“现代化”。无论时间的界限多么宽广，存在于“现代”的东西太多，其中许多东西正是人们企图改造、企图用“现代化”来加以排斥的。因此，“现代化”其实与时间没有太大的关系，它表达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方向，是某种社会的蓝图。对正在经历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它的时间坐标在未来；对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它的时间坐标在过去；只有把已完成“现代化”和未完成“现代化”的国家放在一起作参照时，“现代化”才具有现在的含义。

因此，不能从时间的含义上理解“现代化”，不可把“现代化”等同于“现在”，即使这个“现在”目前只在别人那里有，我们这里还没有也罢。现在的东西有些也属于过去，而且可能和

现代化格格不入。有些东西要经过改造才能融入“现代”，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内容。正因为如此，人们提出“传统”与“现代”之分。在现在正存在的东西中，有些属于“传统”，有些属于“现代”，“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的属性向现代的属性转变，对一个社会来说，它意味着告别“传统”，走向“现代”。这种说法尽管把“传统”和“现代”绝对化，似乎它们势不两立；但却有可取之处，因为它把“现代化”看成一个过程，看成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在经济增长与“现代化”之间划等号，把高度发展的经济和高度发达的技术作为现代化的标志。这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很容易为现代化制定片面的目标。其实，“现代化”的含义要丰富得多，它包含着社会的整体变动，包含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全部转变。即使只就经济发展而论，它也必须有其他方面的支撑，甚至提供前提条件；而经济发展了又必然要求其他方面有相应的变化，没有这些同步的变化，就有可能破坏平衡，导致社会结构的断裂，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现代化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变动，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转换，它在工业生产力取代农业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换句话说，现代化是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工业文明）逐渐确立的过程，这包含着整体的社会变动。旧有的一切将依据能否适应工业文明而决定其取舍，不能适应者将消失，能够适应者经过改造而融入现代。判断“传统”与“现代”的标志就在于此，工业文明是衡量的尺度。依照这个看法，工业化只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

现代化要经历漫长的准备阶段，没有这些准备，现代化就不可能发生。

在农业生产力条件下，中国几乎发展到农业文明的最高境界。唐宋以后，中国的农业技术高，生产力持续发展，社会组织形式完善，国家功能全面，社会自我调节能力很强，文官队伍效率高，手工业发达，商业规模庞大。国家在多数情况下是统一的，从社会整体状况看，它似乎离“现代”标准最近。

但“现代化”没有从中国开始，究其原因，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没有为“现代化”做准备。

相比之下，西欧中世纪十分混乱，大国小国林立，贵族混战；生产力低下，技术十分落后，手工制作粗糙，工艺水平低；国家职能不健全，管理水平差，专职的行政官僚队伍迟迟难以出现，距离现代国家的标准似乎遥远。

但两相比较，发现一个事实：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整个社会机制都是为农业文明服务的，发达的社会结构功能以巩固农业文明为宗旨，典章制度为农业文明设置，价值取向和思想意识形态为农业文明辩护，农业为本，其他都是末。强大的国家机器只保护农业的利益，其他一切都必须服从农业。而中世纪西欧却不像铁板一块，在其主体的封建农业社会旁，还站着一个半独立的市民社会。这个工商业的市民社会尽管十分弱小，但它很早就从农业主体结构中分离出来，并不包括在农业主体结构中。市民不受封建领主管辖，不以农业为生，他们有自己的生存目标，还有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市政府、行会等等），自己管理自己。由于游离于农业主体结构之外，他们可以不受约束地发展自己的生存方式与价值取向。

结果，中国社会越完善，农业文明就越巩固；西欧社会越发展，背离农业文明的离心倾向就越大。由于这个原因，孕育新文明的种种因素在西欧社会中逐渐形成，像地理大发现、文艺复

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等，都是在向这个方向发展，最终导致农业文明渐趋衰退，为工业生产力的勃然迸发准备了条件。相反，像中国这样农业文明高度完善的地区（印度、中东、西亚等等），虽说也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如中国的清军入关、日本的封关锁国、印度建立莫卧尔王朝等等），却都是向更加巩固农业文明的方向发展，现代化的准备阶段迟迟不能到来——现代化由西欧开始，当然不是偶然的事。

概而言之，农业文明在某种程度上的解体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西欧社会，它经历了某种自然解体的过程，为现代化的起源做好了准备。其他地区的农业文明是后来在欧洲工业国家的冲击下才开始瓦解的，农业文明的解体和工业文明的生成同时进行，从而使现代化过程更加复杂。

工业文明最早在英国形成，它的标志是工业革命及它所引起的巨大的社会变动。但工业革命在英国进行时，人们几乎无所察觉，人们对正在发生的变化并不感到突然，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迈向一种新的文明。其原因是，英国现代化源于社会内部，它自身的因素孕育了现代化的动力。

中世纪是一个缺乏创造力的社会，中世纪以停滞和缺少活力著称于世。中世纪之所以是这种情况，最大的原因是它束缚人。在中世纪，人的思想受到宗教的束缚，人的精神受到教会的束缚，人的行动受到习俗的束缚，人的身躯受到封建等级制的束缚，人从生到死，都束缚在一张有形的社会之网中，人从精神到实体，都没有一丝一毫的自由。在这种束缚中，标新立异是很危险的，发明创造被视为心怀叵测，追求财富是大逆不道，赚钱经商则是最无耻之事。在这种束缚中，人的欲求冲动受到充分压抑，人放弃他的创造天性换取生存的权利，社会因而失去活力。

冲破束缚成了社会发展的首要条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英国走在了其他国家前面。它很早就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从而摆脱了中世纪的混乱状态；紧接着，它又率先推翻专制制度，为整个社会争得了相当大的自由度。到18世纪，英国已经有很宽松的社会环境，还有一个相当开放的政治制度，英国人享受着不少“自由”权利，在欧洲，也是在世界，他们最早成为“自由”的人。正是这种“自由”，使英国人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社会承认个人追求幸福的合理性，而私人对财产的绝对占有权，也在这种前提下得到确认。工业革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发生的，因此可以说：工业革命的直接动力，是人追求财富的欲望；但这种欲望如何能释放出来而不受社会的阻挡？这应归因于英国人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对“自由”的追求——由于这种追求，他们得到了一个创造新生产力的合适的社会环境。

所以，英国的现代化是在内部动力的驱使下发动的。在当时，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们都不甚清楚。人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开始了一场文明变更的世界性运动，不知道他们启动了“现代化”。然而，当英国的工业产量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能单独对抗整个世界时，工业革命的伟大意义就显露出来。对其他国家来说，现代化的动力不再来自内部，而主要来自外部。强大的工业化邻国是一种巨大的压力，迫使每一个国家先后追求工业化，从而不可逆转地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现代化不再是一个自然而然、可紧可慢的过程，它成了急迫的任务，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存亡。如果说这种意识在19世纪欧洲还只是若隐若现的萌芽，那么到20世纪，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它就是痛定思痛后的切肤之感了。现代化不是个要不要的问题，它是无可选择的。这里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工业生产力无论如何

都比农业生产力强，因此要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就只有实现工业化。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后发展国家在急匆匆追求现代化时，往往把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因而在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走弯路。

英国以内部的压力开始现代化，其他国家则在外部压力下被迫跟上，不同条件决定了不同的执行方式，这往往不是人所左右的了。

对于像英国这样的国家，现代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中世纪的束缚一点点地解除，社会容忍度一点点增加，人的“自由”度慢慢扩大，新的价值标准和新的愿望逐渐被社会接受，所有的变化都是在自然而然中发生的，人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这样一种“现代化”进行得慢慢悠悠，从从容容，既无须急躁，也不必设定目标，事实上人们最初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他们只是随波逐流，走到哪里算哪里，无所谓现代化，也无所谓不现代化。这时对国家的要求，只希望它不要干涉，让这些变化自然而然地发生，不受任何阻碍。其实，这时的国家干预只会是一种障碍，中世纪束缚太多，解除束缚正是时代的需要。

现代化是一项紧迫的任务，需要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来“从事”。现代化是一个目标，是一种追求，国家的力量很重要，要依靠国家来推动现代化，有时（如果遇到较强的阻力）还需要强制实行现代化。就欧洲范围来说，当现代化波及德国时，它的执行方式就已经很不同了，德国采取了强行推进工业化的办法，加速发展经济，在短短的三四十年时间里走完了英国一百多年的路。俄国则采取了更加强劲的手段，几乎是在靠强制命令实行工业化。强力手段虽然粗暴，但往往有效，就经济发展而言，它能在较短时间里取得明显的成就。

但这种方式有很大的缺陷，它往往把工业化从现代化其他含义中剥落出来，成为国家惟一的追求目标。这里的国家指的是作为权力机构的国家；但在另一方面，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国家却不会忘记现代化的其他内容，而在工业化的同时孜孜以求于更多的目标。权力机构的国家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之间于是有可能出现紧张状态，导致剧烈冲突。19 世纪许多欧洲国家内部的冲突，正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至于 20 世纪，类似的冲突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屡见不鲜，形成不稳定因素。

尽管如此，国家推动现代化的方式却越来越不可避免，现代化越迟，越需要国家推动。现代化起动越迟，离先行国家差距越远，迫切性就越强烈。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缩小差距，国家的组织力量就越发重要；现代化开始越迟的国家在地理位置上离现代化的先行地区越遥远，民众在心理上和文化上对现代化的认同能力就越差；现代化因此必须靠社会精英来强力推进，而推进的工具只能是国家。

工业生产力有一种扩张的本性，工业文明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农业文明经过几千年传播只覆盖了欧亚及非洲、南美的某些部分；而工业文明从发生到现在仅 200 多年时间，已几乎渗透到世界各地，这不仅因为工业文明基于不断更新的技术，而且因为它对“落后”地区有很强的冲击力，它能瓦解原有的文明，强迫这些国家实行“现代化”。有一位学者说得好：在工业文明出现之前，通常是“落后”地区向“先进”地区进攻，“蛮族”征服“文明”的民族；工业文明出现后，征服的方向就改变，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进攻，“文明”征服“野蛮”。其中的原因是：工业生产力必须扩张才能生存，它需要不断扩张的市场和不断增加的原料。工业生产力走到哪里就把工业文明带到哪里，而这种文